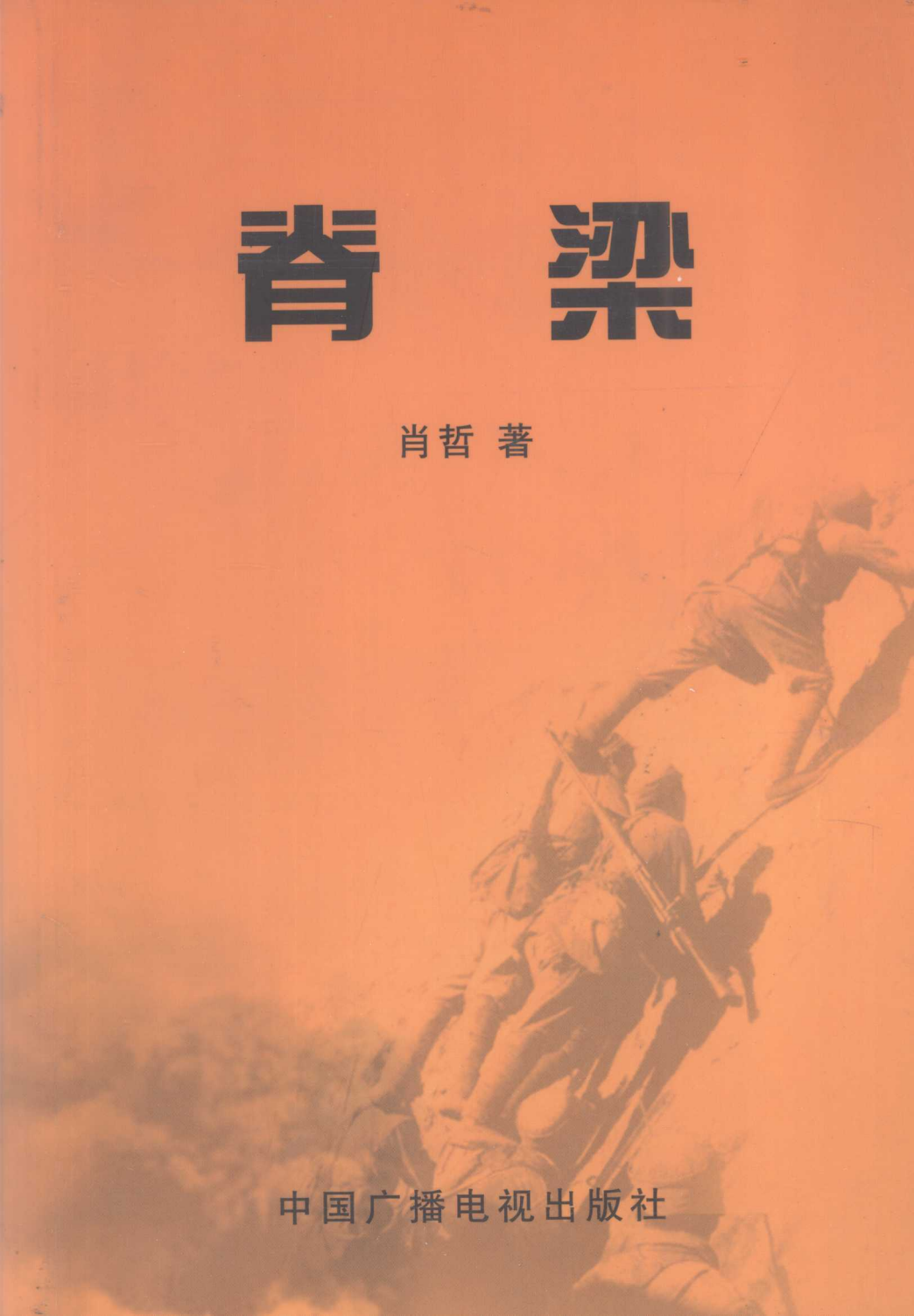


脊梁

肖哲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脊梁/肖哲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043-4010-3

I. 脊… II. 肖… III. 中国-当代-文集

IV. 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286 号

脊 梁

作 者:	肖 哲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李丽娜
校 对:	董金柱
监 印:	马 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17.50
版 次: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4010-3/G · 1611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烈士后赤胆秉雄风	施之明拳打一条龙	1
第二章	自古道同心自相知	既相逢谈何曾相识	9
第三章	一条龙梦游轻舟上	惧之明五虎坠湖中	15
第四章	敌跟踪高虹脱险境	谋大业小慎得重逢	20
第五章	施之明出谋毁军车	扭战局老洪献决策	31
第六章	施小计打入避风港	大搜捕军警空断肠	38
第七章	李木兰盗听敌电话	王铁生父子走天涯	45
第八章	蒋长脖鸣枪双合盛	众铁匠抡锤决雄雄	51
第九章	馄饨馆之明会老李	颠兵车风雪觅人急	60
第十章	地下党乘胜扩战果	李永宽火葬蒋长脖	73
第十一章	宪兵队铃木识破绽	嗅其源出笼四条犬	86
第十二章	日本通赏识施之明	敌局长夜半险丧命	94
第十三章	考高校之明中头魁	疑身世敌欲查真伪	104
第十四章	同心结天涯若比邻	沦落人异国遇知音	114
第十五章	洪雪松忆往别情泪	大出击电断水塔飞	126
第十六章	宪兵队责令暗查访	洪雪松意外逢白狼	136
第十七章	东瀛女温故吐心声	特高系途穷匕首见	143
第十八章	咫尺间纹枰酿真情	巧周旋以守转为攻	152
第十九章	童心阳威武不屈敌	祝大眼害人葬自己	163
第二十章	摔跤赛之明施心计	为全局忍痛救公一	172
第二十一章	入官邸之明奉上宾	张雨旭填词虞美人	182
第二十二章	俩走狗真言酒后吐	西汉奸归西自掘坟	193

2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日军官小岛泄机密	地下党星夜布兵急	201
第二十四章	防万一淑贤返故里	通缉犯恰是生力军	214
第二十五章	童心阳奋身炸大桥	细菌弹专列坠江心	223
第二十六章	反间谍专家来海外	杀人狂痴梦讨心欢	234
第二十七章	问江水心阳流何处	敌撒网尖刀逼胸膛	241
第二十八章	八面光惧出地下党	劫囚车痛击杀人狂	250
第二十九章	古今是冤家逢狭路	老对手小镇遇高虹	264
第三十章	杀人狂碎尸画句号	慈母梦淑女踏歌来	273
第三十一章	白刃战生死二龙湖	情谊洒泪送公木	280
第三十二章	假乱真警宪听调遣	大爆炸魔窟夷平地	286
第三十三章	意如灸相拥无国界	生别离重逢是何年	293

下 卷

第三十四章	远征军登陆葫芦岛	狙击战血染红石礁	301
第三十五章	年关夜战鼓催征人	抒豪情风雪大青山	309
第三十六章	知己者天涯近咫尺	大动荡鱼目竟混珠	318
第三十七章	轻挑女示爱欲何为	手风琴弹奏藏杀机	327
第三十八章	女特务插手作战科	敌电台代号 M-2	337
第三十九章	临末日夜半脱身走	苦挣扎女魔竟投毒	347
第四十章	柳二姐窝藏狼和狈	我民兵封锁卡脖岭	357
第四十一章	张雨旭飞鸿情凝聚	思绵绵不忘引路人	369
第四十二章	高奎贤审讯汪弯腰	采良策决断入匪巢	378
第四十三章	古庙前少女高歌引	众匪首牵马迎佳宾	387
第四十四章	施之明舌战众群丑	剿总电逐一任高官	396
第四十五章	张亦三身死狗咬狗	天上龙魂断大青山	405
第四十六章	肉饼店獾子遇狗熊	送密报中途设陷阱	416
第四十七章	举白旗獾子送狗命	追残敌巧遇王铁生	424
第四十八章	施之明受命负重任	战友情关爱定终身	432

第四十九章	倾巢动偷袭子弟兵	八勇士气势贯长虹	439
第五十章	紧挥鞭喜迎恋人归	五壮士长眠红山口	450
第五十一章	施之明气吞山河外	敌处座绝望吐军机	459
第五十二章	敌谍报闻讯跟踪至	接头人原是老相识	469
第五十三章	敌处长技穷巧成拙	失魂魄狗熊搭错车	480
第五十四章	奴和主自斃鸿门宴	晓大义弃旧前程远	490
第五十五章	庆解放小城花如海	忆中人重逢化硝烟	500
第五十六章	小战士满腔复仇火	毁敌机青春血洒尽	511
第五十七章	童心阳彻夜话别情	张雨旭惊诧会恩师	521
第五十八章	战火浓涂抹错中错	生与死演绎奇中奇	531
第五十九章	洪流激荡涤沉渣去	时代潮八方志士来	540
第六十章	众豪杰血铸千秋业	生死情永谐百岁盟	548

第一章

烈士后赤胆秉雄风 施之明拳打一条龙

公元 1940 年的秋天。密布的阴云在东北大平原的上空滚动着，愈滚愈浓，大有把大地的良田沃野、茅舍人家给吞噬掉的势头。

然而，狂风猛撼，暴雨浩劫，东北大平原的良田沃野和茅舍人家，不但没有被吞噬掉，反而从窒息中挣脱出来并打开死寂和郁闷的局面。随着阵阵的清风，渐渐驱散了铅色的阴云，迎着冉冉上升，金光四射，普照人间，火红火红的红太阳。

郭家街是个不大的城镇，地处两省的交界地带。一条从南向北的铁路把郭家街给拦腰斩断。铁道北地势略高，人们称之为北山。铁道南地势低洼，人们叫它道下。这万把人口的小镇就分布在道上和道下。由于交通方便，小镇上做买做卖几乎应有尽有，丝房、烧锅、酒楼、粮栈等规模都还说的过去。每月逢一、五、十开集，周围几十里以外的都到这儿来赶集上市。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集市是日益萧条和冷落，街上人不少，买东西的人却不多。

这天，又逢集市，给德盛兴当铺挑水的老顾头从集市的大东头走到大西头，费了不少的劲，好不容易凑齐了不多不少整整一千个大红皮大鸡蛋。这老顾头挑着两大筐鸡蛋走着走着被一个警察给拦住了：

“嗨！有钱呐！这么多的大红皮鸡蛋是给哪家送的呀？”

老顾头认识这个好敲竹杠的警察，于是他说：

“你想要就别客气，随便拿。”

“我问问你，这是给谁送的呀？”

“咳！甭管给谁送，想吃就拿。”

“到底给谁送的呀？”

“给，给国优的孔校长送的。”

“我说老顾头，你这是诚心调理我？我敢卡孔校长的油？他可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日本通，别说我，警察署长也不敢惹他。你快走吧！”那个警察说完一摆手。

老顾头头也未回挑着两大筐鸡蛋，就直奔郭家街国民优级学校孔校长的公馆走去。

这个刚到不惑之岁的孔校长胖的活像口肥猪，脑袋脖子一般粗，全身溜圆，穿着一身协和服，迈着八字步，生怕走快了会掉了他那一身的肥膘，他磨磨蹭蹭地领着一个名叫施之明的男孩走进了国民优级学校二年甲级的教室。施之明抬眼一看这个班级的学生可真不少，三大排座位满满的足有四、五十名。靠门这排是女学生，紧靠南墙的窗户底下还设有一张独坐。孔校长走到讲台前边，干咳了两声，操着一口“协和腔”：

“你们的叶老师——叶女士，今天事情的有，要迟到一步的。今天，给你们班级转来学生的一名。”他说到这，转过脸来，对站在讲台左边的施之明问道：

“你的什么名字？”

“施之明。”

“几岁的有？”

“十六岁。”

“从什么地方的转来？”

“奉天。”

“大都会——奉天？”

“是。”

“找个位置坐下。”

施之明正在寻找哪有空座位，一个男学生说：

“孔校长，座位都满了。”

“嗯，”孔校长哼了一声，便和施之明不约而同把目光射到靠在玻璃窗子底下的那张独座上边。

坐独座的这位长相可够人瞧的了：刀条子脸，吊死鬼的眼眉，一双鹞眼，鹰勾的鼻子，一张大嘴挺厚的嘴唇子，一咧嘴还露出两颗“二鬼把门”的金牙。别看人的长相不起眼，可打扮的真赶时髦，小分头剪的刷齐，发腊抹的溜明锃亮，苍蝇落上保准都得打滑嗤溜。上衣穿的是日本大阪造的，黑不黑灰不灰直领铜扣的学生服，下身穿的是黄色斜纹宽囊大马裤，两条细腿系着上下一般粗的白色裹腿，一双高腰的勾子皮鞋，鞋油擦了个倍儿亮。

“伊少爷，对不起！先让他和你坐在一个座位上，等叶老师回来再重新安排，临时，临时。哈，哈，哈！”孔校长满脸堆笑地在说着。

这位伊少爷活像个聋子，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像庙里的泥塑两眼直勾勾，默默无声。孔校长也没多说什么，就四平八稳，慢慢移动着他那肥胖的身躯走出了教室。

施之明一看孔校长走了，就直接走到这位伊少爷的位置上。这个伊少爷一看施之明真的要坐下，把鹞眼一翻，嘴里就咕噜开了。起初施之明还以为这个小子是大舌头呢？等这个小子往地上一吐，才知道他嘴里噙着个糖球，他说：

“看你那个穷相还是从奉天来的？就凭你穿的那身皮。哼！怎么能和我坐在一条凳子上，滚！”

所有的学生一看孔校长走了，又听这位伊少爷丝毫不让的

开板词,有的围上来,有的干脆站在凳子上来看这个新来的转学生——施之明是怎么对付这个警察署长儿子的这个开门炮?

就在这一刹那的时间里,施之明想的很多……是把这个小子的威风立马给打下去?还是以后再给他煞煞气呢?软下来,他会步步紧逼,顶上去吧?这不和妈妈对他所说的唱对台戏了吗?施之明想到这,没有立即回答,他把书包往桌子上一放,就坐在被伊少爷所霸占的这半条凳子上。

姓伊的这个小子一看施之明满不在乎,不但没滚还坐在他的身边了?可把他给气坏了!“砰”地一声站了起来,两手叉腰,伸着细长的脖子:

“他妈的!你也不打听一下价钱,伸过嘴来就想啃我这块地皮?”

施之明头也未抬,两手在摆弄着书包上的背带,心里却想着妈妈的话:“小明,你爸爸是因为‘反满抗日’,才被日本宪兵队给扔进狼狗圈里活活被咬死的。咱们背井离乡,逃难来到这个小镇子上,若不是你舅爷好歹托人给孔校长送了一千个鸡蛋,恐怕你连学也转不成。小明,听妈妈话,好歹对付这半学期,毕业以后好进工厂学徒,千万不能惹事生非呀!……”

妈妈的话,像似无数根钢针扎在施之明的心头,这痛楚使他全身颤抖,这痛楚使他全身的热血在沸腾。他深深懂得,为了未来,这一切都可以忍受,但眼前这个事实,怎办?若退守不但今后这半个学期难以忍受被人欺辱之苦,而且学习不好,成绩上不去,对未来的一切也将成为泡影。正在思考如何对策的施之明,自然在表情上没有任何流露。但他内心的斗争却是那么激烈,不用说姓伊的这个小子,就连所有同学也不知道施之明究竟怎么应付这个场面。

姓伊的一见施之明大模大样,根本没理这个茬儿,更是火

冒三丈，脖筋老粗，大嘴一咧，喊得更欢了：

“这是我的座位！你给我滚！滚！”

“你一个人凭什么占两个人的位置？”同学们一听施之明慢条斯理的反问上了，还没等姓伊的开口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新来的同学，他爸爸是警察署长，他爸爸叫伊博道，外号叫‘一百刀’。”

“他叫伊日升，外号‘一条龙’。”

“凭他爸爸的势力，仗势欺人，在学校里是一根棍儿，谁也不敢撼的棍儿。”

施之明早就看明白了，这个小子若没有仗势，满口“协和腔”的孔校长决不会对他满脸堆笑。施之明一边琢磨一边把书桌盖打开，正要把书包塞进书桌里，伊日升气急败坏，一下子跳到讲台前，用力把讲台推开，他喊叫着：

“新来的！你不要像根橛子钉在那一动不动，有两下过来遛遛！”

施之明根本没听他那份咋呼，把书、本子，从书包里掏出来正想往里搁，可他一看书桌里摆满了几本书《荒江女侠》、《五女七贞》和日本人编写的《支那女郎》。还有一盒刚拆开的日本“金枪”牌香烟和半张油烙的白面饼。他一看里边实在没有地方便把自己的书、本子放在书桌上。于是，施之明说道：

“想和我打架？以后的日子长着呢。你先过来，把书桌里的你这些大杂烩给我清除一干二净，我好放书包。”

同学们一听施之明说的不快不慢，声音是那么有软有硬，脸上又毫无惧色，都在暗暗地敬佩着。刹那间，把刚才战前的一段寂静的气氛给引向另外的一个极端，那就是有的鼓掌，有的发出赞扬声：

“新来的同学真不含糊，说得在理儿。”

“新来的同学是好样的，佩服！”

“一条龙”本来就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施之明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在他有生以来恐怕没有遇上过。他哪会吃这个亏就甘拜下风。于是，他像只受了惊的猴子，从讲台上一蹿就蹿到施之明的面前，挥起拳头，狂叫：

“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大道行！”他说完，“哐”就一拳打在施之明的左前胸。

说实在的，这一拳的分量并不重，施之明在肉体上并没有感到有多大的痛楚。可是他这一拳却重重击在施之明的心头。他强压心头上的怒火，没有还击。这时，“一条龙”得意忘形，以为施之明和有些孩子一样，完全折服于他的拳头之下。于是他气焰更加嚣张，对准施之明的前胸又是一拳。

施之明挨了第二拳可真有点忍耐不住了！心想：我的忍耐被你视为我软弱，难道我真的软弱吗？施之明正在想下去，“一条龙”的拳头又上来了。这第三拳把妈妈对他劝说的一切一切都给打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施之明从书桌旁慢慢走了出来，对同学们说：

“同学们！你们大家看的很明白，究竟是我施之明的不是，还是‘一条龙’他欺人太甚？既然他连打我三拳，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施之明说完就照着“一条龙”的前胸，狠狠回敬了几拳。这几拳把“一条龙”给打了个眼花缭乱，拳拳都像重磅的铁锤，把“一条龙”砸的简直像条秋天的蚯蚓，卷缩在墙角，干动弹不言语，捂着前胸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同学们一看施之明这既快当又利落的几拳，把平时耀武扬威的“一条龙”给打蔫巴了，有的拍巴掌，有的高声叫好！

“好！这回看你‘一条龙’还敢不敢仗势欺人？”

施之明知道，“一条龙”虽然挨了他这几拳头，并未真正尝

到他的厉害。施之明更清楚，这几拳也不能把“一条龙”的气焰给彻底砸下去。但作为“一条龙”应该懂得，我施之明这几拳的回敬是不屈于他的表示。如果“一条龙”真正聪明的话，就应该转转弯，借坡下驴也就是了。施之明说：

“伊日升，过来！我再说一遍，你把书桌里的大杂烩整理整理，给我留个地方装书包。不然的话……”

“你要怎么样？”

“我帮你整理整理。”

“你敢动弹一下，我把你的手给踩下去！”“一条龙”说完从裤兜里掏出把刀子来。这把刀有四寸来长，日本产的是不锈钢的，他握在手里紧着摇晃，刀子射出寒光。

施之明二话没说，顺手就把“一条龙”的那些大杂烩，一古脑地塞进他那边的书桌里，最后看那几本《荒江女侠》、《五女七贞》、《支那女郎》实在没地方塞，一撒手给扔到地上。“金枪”牌香烟东一支西一支，半张油烙的白面饼也成了灰饼了。

“一条龙”挨了几拳气还未消，又见他那些“宝贝”被扔了一地，更是火上浇油，他连忙把上衣脱了下来，里边露出来印有“武运长久”四个黑字的背心，他伸伸胳膊，蹬蹬腿，摆出一付既像日本“柔道”又像是日本“相扑”的架式。

“用不着那样舞舞扎扎，我还是那句话，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一条龙”对施之明的话毫不在意，跳过来就抢先一拳，施之明早有准备，用左手一拈，把“一条龙”的右胳膊给拨开了。“一条龙”用拳不成，连忙就是一皮鞋脚，朝着施之明的小肚子踢了过来。施之明向右边一闪，顺手抓住他的右腿，用力一抬就把“一条龙”给扔了个脸朝天，只听“咚”的一声，“一条龙”的脑袋磕在水泥地上，鲜血从他的后脑勺流了出来，把他那小分头，给染了个黑不黑、红不红，简直成了杀猪没褪好了的血脖。

“一条龙”双手一摸出血了，他又抱头又捂脸疼的直打滚，他脸上手上都是血。他在地面上打滚打的把黄色小背心滚成黑灰色，那上边印的“武运长久”四个字也滚的看不清楚了。

原来“一条龙”挨了施之明的打，博得同学们一片欢呼声。这一下子又把“一条龙”的脑袋给打出血来了，可把同学们都吓坏了！有的用惊愕的眼光看着施之明，有的用关切地神色注视着施之明，有的坐在原处呆望，有的离开座位退到后墙角，有的女同学捂着眼睛不敢看，有的嘴里不断发出惊叫声。

正在这个节骨眼，门开了，只见走进来一位不到而立之岁的女教师，留短发，大大的眼睛又亮又有神。身穿一件半旧的浅兰色大褂，外边还罩上一件深红色、绒不绒线不线的外衣，脚穿一双白色矮腰的袜子和一双圆口拉带黑面的布鞋。她就是孔校长所说的叶女士——叶老师。

同学们一看叶老师来了，都连忙跑回自己的座位上。“一条龙”趴在地上朝着叶老师翻了翻眼皮，连哭带嚎。

“怎么啦？”叶老师问着。

“新来的，叫，叫施之明。把我打的！呜，呜！”他连滚带哭，哭个没完。

叶老师上下打量一下施之明，她问道：

“为什么把他打成这样？”

“老师！请您问问同学们，究竟怨我还是怪他？”施之明说完看了看叶老师。从叶老师的眼光和神态，一时还看不出这位老师对这场开打所持的态度。

“还不赶快起来到校医室包扎包扎？”叶老师说完就去拽“一条龙”。“一条龙”一看没着，趑趄趑趄从地上爬起来。

“施之明，你坐下吧！”叶老师说完就领着“一条龙”走出了教室。

第二章

自古道同心自相知 既相逢谈何曾相识

学校的校医，在三个月以前就告长假不干了。一时又没有人来接这个职务，所以每个班级若出了小病小伤，就由班级老师来给处置处置。叶老师把伊日升领到校医院，她让他先洗洗脸，然后又给他摔伤的脑袋换换药，最后又递给他两片小药片，叶老师说：

“你吃了药，躺在床上歇一会，不要紧，很快就会好的。”“一条龙”哭哭叽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我摔的不重吧？”

“碰破了毛细血管，离心还差老远了，不碍事。”叶老师说完就走出了校医室。

第一节下课铃响过，各班级的学生都涌向操场，操场里是一片欢声笑语，唯有优二年级没出来几个人。叶老师知道，这是因为来了个新学生——施之明，他一来就把不但在这个班级，就在这所国民优级学校有名的“棍儿”给撅了，这就必然引起同学们对他的注意。于是叶老师决定到二年甲级去看看究竟。果然未出叶老师所料，同学们把施之明给围了起来，他们光顾和施之明说笑了，竟对她的到来谁也不曾发觉。只见王铁生拉住施之明的手说：

“我姓王，铁匠的儿子，我叫王铁生。”还未等王铁生说下去，就被虎头虎脑的小胖子何健给打断了：

“王铁生和你一样不怕‘一条龙’，他把‘一条龙’的门牙给

打掉了两颗,你没看见‘一条龙’那两颗‘二鬼把门’的金牙吗?就是被他打掉以后才镶上的。”

“打掉了两颗门牙,可王铁生的爸爸被关押了两个月的‘笆篱子’。”不胖不瘦的范成补充着。

“押两个月‘笆篱子’能怎么的?人没死,这仇早晚也得报!”王铁生提高嗓门在嚷着。

“不对!就是你爸爸被他们给打死了,这仇也能报,不是还有你吗?”施之明这句话说得很慢,而且一句比一句有分量。王铁生和所有同学们一听,连忙称赞:

“说得好,说得好!”王铁生的话音刚落,无数双热情的手握住了施之明,亲热的像久别重逢的朋友,那么诚挚,又那么发自内心。

叶老师一看,心想:我还从来没遇上像施之明这样的学生。她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一下子就对施之明产生这样的好感?不过,她立刻觉得从施之明的身上仿佛嗅到一种清新、明快、健康和希望的温馨。她暗暗下定决心,决定找施之明单独谈一次。

1940年3月8日这天,奉天(沈阳)满洲毛纺织厂的两千多名女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省委领导下,决定罢工三天。女工们打着红旗走上街头,高呼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三千万东北同胞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进行有力的控诉;并抗议日本厂方对女工的残酷剥削,同时,明确提出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增加工资,加强福利设施,改善作业条件。这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是前所未有的,南满医大和所有的高等女校、女子师范的学生们都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奉

天特别市,联合出动了两千多名军警宪特强行驱散游行队伍并打伤不少学生。中共地下省委为保证省委工运委员高虹同志的人身安全,决定让她从奉天转移去执行一项——深入日本关东军七七七部队的驻地——郭家街,了解七七七部队地下工厂所制造新式的杀人武器性能并在有可能的条件下,破坏日本关东军七七七部队地下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

高虹,二十七岁。1938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大中文系。她父亲高思远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以后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高虹于1938年冬到延安学习,1939年入党,同年年末被分配到晋察冀的冀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工作。翌年春天她到了奉天,担任中共地下省委的工运委员。革命斗争实践证明:高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着强烈的阶级爱憎,她遇事沉着机警,辨别是非的能力极强,善于应付和处理突变中的一切事物。凡是认识高虹的无不对她的胆识和才华而敬佩。

高虹化名叶倩来到日本关东军七七七部队的所在地——郭家街。她在郭家街国民优级学校任教为掩护职业。自从她到郭家街这半年多来,从熟悉环境开始到争取和发动群众以至初步对日本关东军七七七部队的情况作了掌握,她都花费了不少的心血,照她刚来那时消瘦了许多。清秀的面孔失去了红润,两只眼窝下陷了,体重也有明显的下降。但她在对敌斗争的征途上,她的步子越迈越稳健,越迈越有力。

高虹今早两次接触施之明,她觉得十分必要的是,对施之明的来龙去脉要了解个一清二楚。于是高虹主动通知施之明,决定在下节课的时间里和他单独谈谈。

学校的环境不算优美,既没有如茵的草坪,又没有色彩鲜艳的花圃,只是靠在校舍后边有一片又高、又大、又粗的向日

葵，它生机勃勃充满着活力。

高虹和施之明沿着两旁垂柳的石铺小路上，边走边谈：

“你为什么从奉天转到这儿来？”

“爸爸死了，生活不下去，才和妈妈投奔到这儿。”

“到这投奔谁呢？”

“舅爷爷家。”

“你爸爸是什么病去世的？”施之明听到这，慢慢把头扬起，仔细端详着高虹。片刻，他说：

“没病。”

“没病？”高虹停脚步。用疑惑的眼光注视着施之明。

“是没病，叫疯狗咬死的。”

“疯狗？你爸爸从事什么职业的？”

“拉洋车的。”

“你妈妈呢？”

“在奉天的时候，妈妈给人家缝手工。搬到这儿就在豆腐坊做工。每天天黑就走，一连做五、六大锅豆腐，鸡叫头遍才能回家。”

“你妈妈够累的了？”

“就是这么累也赚不够一天吃的，烧的全靠我每天捡煤核。”

高虹望着眼前的施之明，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吸引着她，她自语地问着，可是她已经发出声音来：

“生活这么困难，为什么还来念书？”

“妈妈说，我不念书太可惜了！”

“不念书太可惜？可你的生活条件不允许你念下去呀？”施之明一听犯了合计，这个老师为什么问的这么详细？于是他把头低下，不作任何回答。高虹也许看出施之明的心思，便把话